

李继尧 小说选集

李继尧 著

武汉出版社

李继尧 小说选集

李继尧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继尧小说选集/李继尧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430-6567-3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当代 IV. ①I2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144 号

著 者:李继尧

责任编辑:王冠含

装帧设计:王大伟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60mm×960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288 千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小说家是同时代人们的秘书

——《李继尧小说选集》序

彭国梁

我现在很少看小说了。前不久，于鸣非先生发来一部《李继尧小说选集》，说是他岳父大人的。让我看看，并要我写个序。我说，这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为哪一本小说写过序。但于鸣非有些固执。于鸣非是我二十年前的好友了，他曾经在长沙的轻工业专科学校主办过《科学诗刊》。有一年，我们还合作把《科学诗刊》办成了“新乡土派诗刊”。此后，“为了生活，我们到处奔波”。见面的时间自然也就变得少了。最近，机缘巧合，我们又因了一本与“思维”有关的书，频频地在一起喝酒品茶。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要是再推托来推托去的，似乎也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我就来认真地拜读李继尧先生的小说吧。《新瓜葛》，说的是两个小青年打破常规创业与恋爱的故事；《童年》，讲述天真无邪的儿时记忆，以及亲眼目睹的日本鬼子的横行野蛮；《朱嫂》，主人公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物，是“我”的嫂子。叔嫂恋，写得很感人。还有《漳河血柳》……我就这么一篇篇地读着。我感觉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忠厚的长者，他手里是端着一杯茶呢，还是像我的父亲一样，手里总是捧着一根烟袋呢？我的父亲只要一闲下来，手里是离不开烟袋的，或水烟袋或旱烟袋。他也是以讲书或者叫“讲传”闻名乡里的。但他要是手里不捧着根烟袋，那他是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故事的。所以，我在看李继尧先生的小说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我的父亲。李先生娓娓道来，讲着一个一个感觉有些遥远的乡村故事。我听着听着，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当然没有碰上过日本鬼子，但我的童年也是在乡下度过的。我记得七岁

以前，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的门前有一棵好大的柚子树，我经常爬到那柚子树上躲起来，让外婆到处寻。外婆家附近山的那一边，有一个城里来的女孩子，比我大一点，又漂亮又洋气。我看到她就高兴得不行。有一次，她还给我梳辫子，用一根红绸布扎着。想想这些童趣盎然的往事，心里就盈满了愉快。这愉快是李先生的小说带给我的。

又比如《朱嫂》。朱嫂是小县城的，一个农村孩子对城里来的姑娘的那种好奇与神往，我是有着很深体会的。二十岁以前，我一直都生活在农村。但我从穿开裆裤时起，就对城市的人特别是城市的姑娘有着非比寻常的好奇。记得我刚进高中，曾经有一批城市的青年男女来到了我们学校。不记得是干什么，只记得他们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排着队。有一个苗条的女子，穿着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鞋，她那鞋上有一只蝴蝶结。那蝴蝶仿佛现在还在我的眼前飞着。还有，李先生在小说中写了小叔子偷看嫂子洗澡。那种场景，在我的童年中也同样出现过。我家的隔壁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子，我家和她家的后院子只隔着一堵泥巴墙。而且那墙是有着很大缝隙的。那女孩子就在墙的那一边洗澡，我有几次，就在墙的这一边偷看。其实，洗澡时热气蒸腾，是看不甚清的。但那朦胧的美却让人兴奋。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美。看李先生的小说，就这样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从前。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那便是一种美好的穿越。这穿越让我感叹岁月的无情，也让我轻抚记忆的美好。这些情感的起伏，也是拜李先生所赐。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曾经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世界上没有光凭脑子就可以想出这么多小说来的人，单是去搜集这些故事，也得下很大的工夫才行。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当然，巴尔扎克所说的“秘书”，与时下所说的“二号首长”似的秘书是大不一样的。他说的“秘书”无疑是有着很高标准的，是可以称得上时代的代言人的。李先生也是在做着他那个时代的“秘书”。他是那么朴实地记录着，我相信他所记是真实的。李先生说：“我在远安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工作在宣传、文化战线上。我跑遍了远安的山山水水，鸣凤、荆山、漳河、沮水之思想文化，

已渗透到我的血脉中。”就像是一幢房屋，李先生所建造的房屋是有着扎实根基的。巴尔扎克还说过：“一部小说，头一个条件就是引起兴趣。可是想要引起兴趣，就得使读者发生幻觉，相信书中的事情全都是真的。”我读李先生的小说，我是产生了幻觉的。我也相信李先生所说的故事，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先生的小说，便达到了巴尔扎克所说的那个高度了。

从李先生的自述中得知，他也曾在文联供职。我现在也是在文联谋职。文联文联，我和李先生就这样因文而联系了起来。李先生是我的前辈。看李先生的小说，也让我想起了我们文联的几位前辈。亲切，感觉真的是亲切。因了这亲切，我这篇序也就自然地轻松而随意了。但愿李先生能够原谅我说了许多的外行话。

（彭国梁：著名诗人、作家、藏书家）

写作是一种信仰

——《李继尧小说选集》序

于鸣非

这部《李继尧小说选集》收录了作者公开发表的二十多篇小说和部分诗歌作品，内容从日本侵华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到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时期，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让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我更关注的是作者内心的状态。

作者是1931年生人，现已是80岁的高龄。他从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也就是说作者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54岁。在这个年纪选择小说创作，持续至今并已有了上百万字的厚厚积累，这让我陡生敬意。

写作是一种心灵世界的精神构建。这部小说集，文字都同记忆有关，如一帧帧发黄的旧照片，讲述着“童年”、“成长”、“抗争”及“改变”的人与事。在漳河之侧，在柳山之上，在深刻的社会动荡之中，作者一路风雨一路坎坷蹒跚走来，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乡土生活流变图，用灵魂里流出的真诚，磨洗着生命的苦难与喜悦、幽暗和华彩。

写作更像是一种信仰。只有经历过大悲大喜、至爱至痛，一次次的追求和幻灭、迷惘和虚无之后，才会选择铸炼文字作为自己重生的开端，才会超越尘世的渗透，如同屹立在佛前一样对写作充满敬畏和虔诚。可以说，作者十几年的小说写作生涯是一次漫长的皈依之旅，他在不断地向文学皈依，向大爱皈依，向神性皈依，在这条荆棘丛生的创作路上执著地奔向自己的远方。因此，在这一向度上，其写作已不仅是一种饱经沧桑之后才领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一种信仰的纯粹之美。

在今天的世态中谈信仰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在一个由权力和金钱主宰的时代，快感、消费、娱乐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后消费时代大众社会的主题词。对信仰或理想的轻忽造成了当代写作的轻飘与空心化。文学成为奴婢，作家成为写手，这是现今写作状况的真相。但仍有一群人，像作者一样，在当下纷扰的世相中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秉烛呐喊，奋勇前行，如同一道别样的风景。

哲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对照这位有担当、有意志、有定力的老人，想想早年自己也曾混迹文坛，到如今却一身烟火色，真的很汗颜。

致敬，向所有心怀信仰的人们！

目 录

新瓜葛	1
童年	33
人比黄花瘦	40
朱嫂	69
古柏	83
山城父子	86
“刻鬼”老王	118
山梅	120
上柳山	128
漳河两兄弟	135
归	147
漳河血柳	153
小胖和小梅	185
裁缝嫖英	189
高粱区子	206
七棵柳树	238

雪落峰谷	245
我上有老下有小	275
黑子和他的小花狗	288
易胖子快餐店	294
漳河灯	304
附诗歌选	313
后 记	328

新 瓜 葛

—

四月的山城，朝阳照得四野翠鲜鲜。

高敏骑着摩托出西门上环城大道。车流似水，她左绕右缠，快速向前，南风把她的大红绸衫和白色长裤扯得哗哗响，短发被吹成一棵平放的包菜。她冲上大桥向西驶去，司机们都在一闪间向她注目，却不知是位女士。

她从华中农大分回本县工作快一年了。今天第一次下乡，而且又是回她的老家万村，帮一位青年土专家搞麦瓜稻三熟制试验。她此刻的心情就像这四月的山乡，一片嫩绿。她像一只出笼的鸟展翅劲飞，两边的树林似两条碧波向后呼呼猛扑。车穿过十里寨向东拐，就到了河边，河里涨了点水，看来骑车过河不行了，她刹住车，望着满河黄泡的激流发愣。

“你的脚下就是滚水石板桥，能过！”对河一小伙子对着她喊话，她抬头说：“好好，谢谢！”当她再看着那深黄的河时，发现脚下的那股水特别的急，中间的一处还打着旋涡，她想起来了：这里是一道水泥砌面的石桥，中间有道过水孔，孔下有条深水槽，小时候在这儿游过泳。她推着车，准备过河。

“走急流的上方没问题，桥上的水可能不到一尺深。”她推车下水，有几分恐惧，对对方的喊话，只点头作答。高敏刚走出两米，就感到水似鞭子抽她的腿，车被水掳得向右滑动，她鼓起眼盯着

水，飞流的水使她头脑昏眩。她抬起头，站了一会，再往前走时，水劲更大，车被水猛地向右扯。当她使劲朝前推车时，发现自己的臂力已敌不过水力了，她咬着牙一用劲，脚一滑，她“啊”的一声，连人带车倒在水里。

昨天下了一场雨，河里涨起了水。万宝今天下河修河沟，高敏下河时，他见她走走停停，水把车冲得向右歪，他便丢下手中的锹，赶忙下水去接应，刚走到河中间，高敏就倒了。他向前窜了两步，一把抓起高敏，让她靠在他的左边，然后他用右手把车提起放下。高敏吐着口中的水，用手抹脸上的水，嘴里喃喃地说：

“哎呀，真可怕，谢谢你啦！”

万宝这时惊叫道：“高敏！你是高敏！”

高敏抬起头：“哎呀，万宝哥！多亏你！真把人丑死了！”

“丑什么呀，你们女干部中，此刻敢过这河的，恐怕只你一人。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农业局派我来帮你们搞三熟制试验的。”

万宝听说高敏来帮助搞麦瓜稻试验，特别高兴，他推着车，让高敏走在他的左边，拉着她臂膀过河。

上了岸，万宝一踩油门：“快上车，到学校找方兰弄件衣服换换！”方兰是高敏小学的同学，多年未见了，忙道：“好好，去看看老朋友。她啥时候当老师的？”“前年高中毕业一回来就被村里聘为民办教师。”

他们穿过河边的桃林。桃树上已挂满了铜铃般的白桃。高敏问：“这是谁的桃林？”

“怎样？”

“棒极了，这是一种优良品种，准是你这科迷搞的！”

“嘿嘿，算你猜对了。”

高敏望着他岩板似的后背，心里蓦然升起一股暖暖的倾慕。

学校仍在村头东边，背抵小山岗，面向沮河，原先的干打垒平房换成了现在的砖墙预制楼房，操场上新添了篮球架、乒乓球台和单双杠。此刻正是下课时间，操场上一片熙攘，当摩托车开进操场

时，学生们一下围了上来。万宝与高敏径直朝二楼办公室走去，一进办公室，高敏就冲上前：“方兰你好！”一把抱住了方兰。

方兰扭过身来，定睛瞧了会儿：“咦！是高敏，稀客，稀客！哎呀，你掉到河里去了，看全身湿透了。”

万宝插嘴道：“快找件衣服给她换吧，莫让她生病，我们现在正需要她指导！”

高敏换了衣服就约万宝去看他育的西瓜苗床。

四月的万村一派生机，村东的荒土冈现在都栽上了柑橘；枯草河滩，而今栽上了桃树、李树。大畈里的油菜粉绿，小麦青黄。村里的土房几乎全换成了小楼房，一眼望去像个集镇。高敏用她独特的职业眼光看到了她家乡这几年的变化都体现在科技兴农上。农民要想富，种瓜栽果树。高敏从河边小路步入麦沟走过一块田，见一方间行的小麦田，每道空行约五六尺宽，油黑的土壤平平的，似乎才整过，阳光照得它闪光流油。她抓起一把土用手指拨动，发现土中有栏粪！赞叹道：“这田整得好！”她笑望万宝，万宝还是当年那个羞涩味，剪着双手低着头：“我得马上垫瓜窝，我攒了一池大粪，二百斤枯饼。”

高敏兴奋地一跳：“好，你这个瓜手有两下子，我包你亩产一万斤，五千元啦！”

万宝仍低着头：“我去年试种一亩，收入五千元。”他自己憨笑得络腮胡直抖。他下意识地伸手抓腮，高敏见他的国字脸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她走拢去掏出手巾：“给，擦擦汗！”万宝忽地一扬臂，用他的衬衫袖擦了一下，高敏见他脸上红润润、油光光，像戏台上的关公，美极了，她吃吃地笑，万宝慌忙用手一抹脸：“怎么？”这一抹，脸上添了两道泥痕。高敏反而哈哈大笑，笑出了泪，笑弯了腰，笑得万宝如热锅上的蚂蚁。她一步上前，捉住万宝的手，用手巾给他擦掉了脸上的泥痕，搞得万宝手足无措，脸通红：“你你是大学毕业生，专家，我们……把你的手袱子弄脏了！”高敏说：“别说怪话了，万宝哥，我们去看你的苗床。”万宝剪手低头朝麦田那头的苗床走去，心里嘀咕：高敏还是那个顽皮劲，心里的生分因此而抹去了大半。

他们来到用薄膜覆盖的苗床，高敏掀开薄膜，见一排纸糊的容器里瓜苗已经两片叶了，她蹲下仔细观看：“唉，你这是台湾的特大新红宝品种吗？”

“算你说对了。”

“好好，这是个中熟品种，产量特高，谁帮你引进的？”

“你们的李局长。”

高敏近乎自语：“怎么没听他说呀？他派我来……”

万宝外憨内精：“帮我们解决西瓜多结茬问题，搞好管理提高产量。”

“对，李局长是这个意思。”

“本来就是我向他提的要求。”

太阳已升至中天，到处闪射着耀眼的白光，蛙声鼓噪得人热炸炸。他们向村里走去。万宝的楼房就在村头的大堰边，正面是贴的白色瓷砖，门窗都是钢框白色玻璃，做这栋房得四五万元，城里干部想都不敢想。这时她才明白万宝为什么职中毕业后，不愿在县菌种厂干，铁心回家种田的缘故。一跨进门，就闻到鱼肉的浓香。知道万宝已将她来村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她向厨房跑去：“干妈！您好呀？”程婆婆从厨房走出，一面揩手，一面笑答：“好好，真是请都请不到的稀客！”她用蓝花围裙揩着泪花，然后拉着高敏的手，左瞅瞅右瞧瞧：“哟，长高了，长漂亮了，长得我简直认不到了。”

“干妈……”高敏娇嗔地靠在程婆婆的肩上，嘟着嘴嚷：“去年毕业回县后，我说要来看您，爸妈说你们忙，怕给你们添麻烦。”

“什么麻烦不麻烦……今天来了就好！”程婆婆哽噎着，泪簌簌地落，高敏也被感动了。

程婆婆叫程兰，从小时许配给同村的高强，也就是高敏的爸爸。解放时高强宜昌二高毕业，年方十八，程兰二十，双方家长筹办了他们的婚事，第二年，高强参加了工作，经过培训后，任农业局技术员，常年下乡很少回家。工作忙是表象，主要是高强嫌程兰没文化，不能参干，只能种田，说是夫妻，一年到头没几天在一起。不像那些两口子都是干部的那样美，吃住天天在一起，又两年，农技股分来了农专毕业的张秀，他们一起下乡蹲点，搞技术指

导，渐渐感情加深。高强就劝程兰和平离了婚，是年冬与张秀完婚。起初程兰与高强离婚后逢年过节还有往来，像亲戚一样。高敏刚能走路时，高强和张秀因为经常下乡，遂将她放在家里由高强爹妈照养。程兰因膝下无女，而高敏又生性乖巧，便收了高敏做干女。在读小学期间，高敏与万宝一起上学。万宝比高敏大三岁，高两级。他俩天天一同上学一同回家，高敏常常在万宝家吃饭。她金色的童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度过的，程兰的善良多情使她难忘，万宝哥的敦厚精明使她爱慕。

午餐丰盛，干妈的传统烹调技术使她倾倒，席间，干妈不断往高敏碗里夹菜，笑眯地望着她吃。她不时地抬头望望干妈，瞅瞅万宝，心里乐滋滋的。在她眼里，干妈还是老样，眉目端庄清秀，总是含情脉脉，从头到脚，总是收拾得清爽得体。程兰呢，则把高敏看成是她青春缘分的果儿，倍加珍惜，她把对高强的留恋都倾注在高敏身上。

午饭后，高敏与万宝来到桃园查看虫害，压枝的白桃，正在发泡，高敏摘了一个一咬：“不错，还有十来天就可上市。”万宝说：“我这一亩桃园，今年要卖一万元。”高敏说：“我看不止，这桃发泡以后4至6个一斤，起码收两千斤，至少收入两万元。”高敏建议万宝再喷一次灭虫灵和生长素，除灾保桃。

他们看完桃林，来到河坎上一棵柳树下歇息，河水闪射着耀眼的白光，南风卷起一阵阵热浪，摇曳着大畷的粉绿。水坑里的青蛙鼓噪得人们睡意沉沉。高敏站了起来，向河里投石片，她投的石片漂不起来。

“万宝哥，我记得我读四年级时，一次我们一起春游，同学们在这河边比赛打漂漂儿，你投的石子漂漂最多，打得最远。”

万宝也站了起来，望着高敏憨笑：“有这事么？我现在没这兴致。”说着他捡起一块石片躬身一掷，一串鸣声向远方飞去。

“一、二……十一、十二、十三，哎呀，棒极了。”高敏拍手跳脚，喜之不尽。她忽地转身呆望着万宝：“万宝哥你已二十五六岁了，嫂子在哪儿？嘻嘻嘻，一提这事你就脸红耳赤，男大当婚吗，干吗羞羞答答？”

万宝这时如踩地火，低头跺脚，无言以对。

“有对象吗？”

“没、没、没有。”他刚抬头，碰到了高敏火辣辣的眼光，又低下了头。高敏上前一拍他的肩，他陡地一惊。高敏说：“走，我们看看瓜苗，看能否提前下田。”

晚上，方兰来万宝家看高敏。一同吃晚饭。饭后，方兰抢着收碗、扫地，然后又忙着帮万宝洗衣服，中午她把高敏的衣服洗了晒干送了来。一切忙完之后，三位年轻人在客厅看电视。方兰挨着万宝坐下：“唉，高敏，听说你的女婿大哥跟你是同学，在县政府工作，是吧？”

高敏一下站起来：“你听谁瞎嚼的，我不知道。”

方兰说：“我上次到城里去，听你妈说的，你妈还说‘我的齐志，人才又好，文章也写得呱呱叫’，哈哈……”

“同学是实，别的我不承认。”她边说边抡着拳头撵方兰。客厅里闹声一片，根本听不到电视声，万宝向电视机靠近。她俩闹得不可开交，万宝站出来解围：“我说，欢迎高敏唱支歌，我们好久没听她的歌了。”

她们又唱又跳，一直玩到了深夜。

二

高强今年底满六十岁，作为农委书记，具体事他管得少，上班下班很准时，但上班时多半是看报喝茶。有时跟老农技员老崔下下棋。下班后他却很忙，买菜，做饭，种花，养鸡，自己生豆芽，排蒜栽葱。近三年来，他养成了倒上班习惯，机关下班就是他回家大忙的时间，今年有点变化，他喜欢外出开会。农业技术考察和各种经验交流会，凡有通知的，他就说你们工作忙，我去吧。年轻的主任和业务科长们认为他干一辈子农业，什么情况他都比较熟，加之在岗之日甚短，每次都依了他。近来他成了农委的开会专员。

今天上午他从宜昌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见客厅里放一篮子白桃，两个大西瓜，西瓜粉绿色油光光，一个脸盆装不下，他估计在三十斤以上，这次市农委开会都没吃到这好的西瓜。再看白桃，个个有他的健身球那么大，玉白粉嫩，他拿起一个一咬，又脆又香又甜，不错不错！他估计是大儿子从广州带回的。有人敲门，他慌忙放下手里的桃子，转身把一篮白桃提进屋里，又去搬西瓜。

“咚咚咚。”

他没搬动西瓜，慌忙去开门。

“爸，你回来了？”“高伯您在家？”万宝与高敏走了进来。

“哎呀，是万宝啊，多年没见了，你已长成个五大三粗的人了！高敏快泡茶！”高强掏烟，万宝说：“谢谢，我不抽烟。”高强自己点燃一支坐下：“你还很有点科学意识！不抽烟好。”

万宝望望高强，见他头发乌黑，满脸有光：“您身体很好，这多年没见，您的身体仍是老样子。”

“老完了，老完了，别看外面这个虚壳。记忆力不行了，常常丢三忘四的，耳朵也闭气，下面的大牙也掉得没有了，吃饭怕硬，头顶上的头发掉得只两根根了……”

高敏有些烦：“爸，一说老就没个完，万宝哥刚提来的桃子放哪里了？”

“怎么！是万宝拿来的？哎呀，把你破费了。”他起身进屋提出桃子。

“是万宝自己园里的。”

“那，这西瓜？”

“是他今年试种的新品种。怎么？你没想到吧？”

“哎呀呀，不简单！从你开始，结束了我们山区千百年来无西瓜的历史，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万宝低着头，叨念着：“这是李局长帮我搞的试验。今年高敏又帮我提供了西瓜留蔓整枝新技术，试验了新的施肥措施，出了大瓜，肯定产量大增。”

高强站了起来，在客厅踱步：“老李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曾经与我商量过多次，原准备在靠河边的万村、汪村搞试验的，不想已